

盛唐詩歌的文化精神

以王維、李白、杜甫三家詩為例

招祥麒編

唐詩的發展及其特色

唐朝（公元 618 年 - 907 年）二百九十年間，為我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詩壇上雲蒸霞蔚，名家輩出，無論在詩的體裁、風格與寫作技巧上，均能震古爍今，影響深遠。

清（公元 1644 年-1911 年）康熙（公元 1662 年-1722 年）年間編纂的《全唐詩》，收錄二千二百多詩人的作品四萬八千餘首，再加《全唐詩補選》、《補全唐詩》、《全唐詩續補遺》，以及敦煌殘卷所存的，數量多達五萬首。

唐朝建立後的最初三十多年，詩壇上仍瀰漫著梁（公元 502 年-557 年）陳（公元 557 年-589 年）餘風。¹武則天（公元 624 年-705 年）當政時期，王勃（公元 649/650 年-676 年）、楊炯（公元 650 年-692 年）、盧照鄰（公元 636 年-689 年）、駱賓王（公元 640 年？-684 年）、沈佺期（公元 656 年-713 年）、宋之問（公元 656 年？-713 年？）和杜審言（公元 648 年？-708 年）等陸續登壇。經過他們的努力，唐詩的題材和主題由宮廷的淫靡改為都市的繁華和正常的男女之愛，由台閣應制擴大到江山之美和邊塞之情，風格較為明快清新。²同時，陳子昂（公元 661 年-702 年）從漢魏風骨中汲取素養來開闢唐詩的疆域。他把握住對超現實的嚮往和對現實的執著這一基本矛盾，用新的語言和形象在詩中加以表現，上承阮籍（公元 210 年-263 年）、曹植（公元 192 年-232 年），下開李白（公元 701 年-762 年）、杜甫（公元 712 年-770 年）。³

從玄宗（李隆基，公元 685 年-762 年，公元 712 年-756 年在位）即位起的半個世紀為盛唐時期。這一時期，因不同的生活道路與不同的生活態度，詩人們或者成為高蹈的退守者，如孟浩然（公元 689 年-740 年）、常建（生卒年不詳）、儲光羲（公元 707 年-760 年）等⁴，或者成為熱情的進取者，如高適（公元 706 年-765 年）、岑參（公元 715 年？-770 年）、李頎（公元 690 年-751 年）、王昌齡（公

¹ 斯時作品，文辭艷麗，但內容空洞。舉如蕭綱〈詠內人晝眠〉：「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恆相伴，莫誤是倡家。」

² 王勃〈滕王閣詩〉：「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³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⁴ 孟浩然〈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元 698 年-756 年)等⁵，或者因時變化，兩者兼之，如王維（公元 692 年-761 年）等。

安史之亂（公元 755 年-763 年）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界標，也是唐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亂前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亂後以杜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雙峰並峙，在詩歌創作方面，顯示了盛唐之所以為盛。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對其中不合理的現象則毫無顧忌地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牢籠但不願意接受，反過來卻想征服現實的態度，是後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習的一股強大精神力量。這也就是李白的獨特性，和杜甫始終以嚴肅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和反映黎民百姓命運的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相成的。杜甫以積極的入世精神，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哀樂而歌唱。這就是後人尊李白為詩仙，尊杜甫為詩聖的理由。

代宗（李豫，公元 726 年-779 年，公元 762 年-779 年在位）大曆時期（公元 766 年-779 年）的詩人，生活在一個遭受了極大破壞以至物質精神都貧乏的社會裏。這一時期，錢起（公元 710 年-782 年）、李端（公元 743 年-782 年）、韋應物（公元 737 年-792 年）、司空曙（公元 720 年？-790 年？）、盧綸（公元 748 年？-798 年？）、戴叔倫（公元 732 年-789 年）、李益（公元 748 年-829 年）等的作品，著力於時序的遷流、節物的變化、人事的升沉離合等方面的描繪。其中，韋應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為後人所稱賞。⁶憲宗（李純，公元 778 年-820 年，公元 805 年-820 年在位）元和時期（公元 806 年-820 年），一度中衰的詩壇重又興盛。此時期有兩個源出於杜甫的詩派：一派以白居易（公元 772 年-846 年）為首，元稹（公元 779 年-831 年）、張籍（公元 766 年？-830 年？）、王建（公元 767 年-830 年）、李紳（公元 772 年-846 年）等為羽翼，對杜甫的繼承側重於正視現實、抨擊黑暗，並努力使自己的語言更通俗流暢、生動感人。⁷另一派以韓愈（公元 768 年-824 年）為首，孟郊（公元 751 年-814 年）、賈島（公元 779 年-843 年）、盧仝（公元 795 年-835 年）、李賀（公元 791 年？-817 年？）等為羽翼，繼承了杜甫在藝術上刻意求新、富於創造性的精神，多寫險怪、幽僻、苦澀、冷豔，且以散

⁵王昌齡〈從軍行〉（其五）：「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⁶韋應物〈寄李儋元錫〉：「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又〈調笑令〉：「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⁷白居易〈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歌。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李紳〈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文句法入詩。⁸文宗（李昂，公元 809 年-840 年，公元 826 年-840 年在位）到宣宗（李忱，公元 810 年-859 年，公元 846 年-859 年）的三十餘年間，最為活躍的詩人是杜牧（公元 803 年-852 年）、溫庭筠（公元 812 年-870 年）和李商隱（公元 813 年-858 年？）。杜牧出於杜、韓。他將清新峻拔熔為一爐，表達詩中較為豐富的政治抱負和激情。⁹溫庭筠精通音律，詞的成就更高於詩，其詩辭藻華麗，濃艷精緻，多寫閨情。李商隱長於七律，他以精心的結構、瑰麗的語言、沉鬱的風格發抒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國之哀。¹⁰懿宗（李漼，公元 833 年-873 年，公元 859 年-873 年）即位至唐亡（公元 860 年-906 年），詩人不少，成就不大。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體詩才又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¹¹

所謂盛唐文化，是以唐玄宗開元、天寶朝（713-755）為主，空間分佈涵蓋開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陽為中心向外呈輻射狀的文化。這時，唐代文化發展已有百年，在繼承唐初相容並包、開放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礎上，大力開展文化基礎建設，通過不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創造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高峰。

綜觀盛唐文化對詩人的影響，主要表現於兩方面：

一、南北文化與中外文化交流、融和，帶給盛唐詩人無窮的養分。

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方和北方的學風、文風，都呈現出顯然不同的狀態。南方喜莊老、尚清談，注重抽象名理的論辯。北方流行漢儒的經學，注重人的行為準則。南方文風華靡，北方文風質樸。唐朝詩人經過近百年的摸索，特別在「初唐四傑」和陳子昂的努力下，這兩種文風開始較好地融合起來。南朝的「文」融入北朝的「質」，北朝的「質」充實南朝的「文」，這種文質相待的要求和發展，促使盛唐的詩歌創作邁向新的領域。

當時中外文化交流活動，遍及廣州、揚州、洛陽等主要城市，而以首都長安最為集中和繁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宗教、音樂、舞蹈、美術等，都能廣泛吸取了外來的成分，大大豐富了盛唐詩人的寫作題材。

二、國家昌盛，國力提振，造成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的提高，盛唐詩人創作時，多具有推陳出新的特質，並流露積極、樂觀、進取的風貌。

盛唐時期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強大，使得詩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躊躇滿志，充滿自信，急切地渴望展示個人的社會價值和

⁸韓愈〈利劍〉：「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孟郊〈登科後〉：「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⁹杜牧〈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¹⁰李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¹¹參傅德岷（公元 1937 年- ）、盧晉：《唐宋詩鑒賞辭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2005 年，前言，頁 1-2。

人生價值。這種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對於生命理想的樂觀進取的精神狀態，就成為盛唐文化精神的主流，也造就盛唐詩歌特有的風貌。

山居秋暝

王維

一、作者簡介

王維（公元 701 年-761 年），字摩詰。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縣），從他父親處廉（生卒年不詳）開始，遷居到蒲（今山西永濟縣），遂為河東人。年青時有才名，曾任太樂丞，後貶官濟州。曾在淇上、嵩山一帶隱居，開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任右拾遺。曾出使涼州。天寶年間，在終南山和輞川閒居。安史之亂後，篤志奉佛。官至尚書右丞。他在繪畫、音樂、詩歌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山水田園詩的成就尤其突出。

王維的詩善寫靜中之趣，五言尤勝。性既好佛，又工繪畫，所以他的詩亦兼具禪理和畫意。蘇軾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二、背景資料

〈山居秋暝〉¹²是王維居於終南山輞川時所寫，「山居」就是他所住的「輞川別墅」，王維晚年在此處過着半官半隱的生活。詩中描寫了清新、秀美的秋晚山景，亦寫出詩人對山中恬淡生活的嚮往。

三、文本探究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¹³。

明月松間照¹⁴，清泉石上流。

¹²暝，《廣韻》莫經切，平聲青韻，讀若「明」，昏暗的意思；又莫定切，去聲徑韻，讀若「命」，日暮，夜晚的意思。這裡應讀去聲，音「命」。

¹³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清空的山野，經過雨洗，又是晚涼風天氣，秋意更濃了。（參劉逸生主編，王福耀選注：《王維詩選》，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頁54。）《王右丞集》中另有三處用「空山」：〈送神曲〉：「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玄冬〉：「空山暮雨來，衆鳥竟棲息」；〈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張說（公元 667 年-730 年）詩：「空山寂歷道心生」，宋玉（公元前 298 年？-前 222 年？）〈高唐賦〉：「遇天雨之新霽兮」及〈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或為兩句所本。

¹⁴明月松間照：宋之問〈下山歌〉：「松間明月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¹⁵。

隨意春芳歇¹⁶，王孫自可留¹⁷。

四、賞析與延伸

此詩描寫秋天傍晚雨後的山村風景，是一首五律。全詩以空山開篇，王維的詩中多次出現這個「空」字，這裏帶有佛教的影響。從佛教的教義來講，「空」作為世界萬象的本質，並不是空無一物，其根本的含義是去除執著的「無我」，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所生，並無實有的自性。這首詩中的空山，並非空無一物、空無一人，其間有明亮的月光和潺潺的山溪，有嬉鬧的浣女，有蓮花中順流而下的漁舟，但人在山中，沒有塵心俗慮，沒有妄念與執著，這就是使山所以為空山的真正含義。就在這一片空山之中，剛下過一場雨，又正是傍晚秋涼的天氣。簡明的十個字，與山中秋色同樣清新疏淡，令人直接呼吸到雨後清爽濕潤而略帶涼意的空氣。

第二聯以概括的筆墨描繪山中夜景，很能見出作為詩人兼畫家的王維在構圖取景方面的功力。「明月松間照」從天上寫，通過月和松的關係，畫出這幅圖畫的背景：山上松林間露出一輪皎潔的明月，深藍色的天空襯出剪影般的墨綠的松林。「清泉石上流」從地下寫，泉水流過山溪中的白石，令人想見水的清澈，以及流過石縫間激起的清響。這類寫景最難之處在於構圖，既要選取能表現山間秋暮最有特徵的景物，又要準確地傳達作者心中清新暢快的感受，同時要使這些景物構成有機的聯繫，一望便能想像出一幅畫面。這一聯的成功之處，在於用最簡單的構圖，概括了山中秋夜的主要特徵，並且在鮮明完整的畫面上，突出了清朗爽淨的基調。因此成為王維的名句，而且經常被後世的山水畫家用來題畫。

第三聯則是在第二聯勾出的背景上再作一些動態的、富有生趣的描寫。「竹喧歸浣女」從岸上寫，與「清泉」句暗中相扣。這句就聽覺落筆，因聽到竹林裏傳來的喧鬧聲，再點出一大群嘻嘻哈哈洗衣歸來的女子，是聞聲而見人。雖然只用五個字，但竹林的深密，山村女子的活潑天真和無拘無束的性情，都烘托出來了。「歸」字又與「晚來秋」相呼應，浣衣女子晚

¹⁵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竹林裏一陣喧鬧，那是洗衣姑娘們穿林笑逐而歸的聲音；蓮葉不自然地搖動起來，那是漁舟從這裏順流而下所致。

¹⁶隨意春芳歇：隨意：這裏是「任由」之意。春芳：春天的花花草草。歇：停息，指花草的衰謝。

¹⁷王孫自可留：王孫：原意是貴族的後裔，後為貴家公子的通稱，這裏指像詩人一樣的隱士。劉安〈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這裏反用其意，說任憑春芳凋謝，秋色仍然很美，王孫自可留在山中。

歸，正是山村秋暝的特徵。「蓮動下漁舟」是從水裏寫，就視覺落筆：只見清溪中的蓮花蓮葉搖動起來，原來是歸來的漁舟順流而下，可見水中蓮荷的繁密。這兩句從句子結構和捕捉動態的方式來看，應是直接受到北朝詩人庾信（公元 513 年-581 年）「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詠畫屏風詩》其二十二）的啟發。但王維更進一步融入了自己的心理活動，使句子的結構與一般人感知事物的自然順序相切合：先聞竹喧，而後再聽出那是洗衣女的嘻笑聲；先見蓮動，而後才看到漁舟從上流下來。這種按照心理感覺順序構句的方式，把先聽到的或看到的放在句子開頭，然後把分辨清楚的景物放在句子的後部，可以不露痕跡地將詩人的審美心態化入景物描寫之中，表達也更加曲折有致。由此也可看出從南北朝到盛唐律詩構句方式發展之一斑。王維這兩句詩的好處還在於極富情趣，如果沒有這種熱鬧的動景相映襯，前兩聯靜景描繪就過於冷清平淡。有了這一聯繪聲繪色的名句，全詩便在豐富的色彩和聲響的交織中顯現出自然而多樣的動態美。

詩人把山間的秋夜寫得這樣優美，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當時官場生活的厭倦和對隱居生活的嚮往。所以最後一聯說：「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隨意」即自然而然地。「春芳」指春天的芳草。這兩句說任憑春天的芳草自然凋謝，秋色仍然很美，王孫自可留在山中，不必歸去。這是反用楚辭《招隱士》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等句的意思。典故的原意是寫山裏的環境寂寞可怕，不能久留，要招那裏的隱士回家。所以說春草已經生得很茂盛了，王孫為什麼還不歸來？春天往往被看作表現歲月更替、思念遠人的最好季節，現在詩人是見秋色而希望隱居，足見山中美景是令人多麼留戀。常見的典故經詩人如此活用，便覺得格外新鮮。

明人胡應麟（公元 1551 年-1602 年）稱王維的詩是「清而秀」，這首詩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不僅完整地表現了空山秋夜清秀明淨的意境，而且聲情並茂，生趣盎然，讀來猶如一首優美的山村抒情小夜曲，體現了王維在詩歌、繪畫和音樂方面的深厚造詣。¹⁸

五、彙評

馬茂元（公元 1918 年-1989 年）、趙昌平（公元 1945 年-）《唐詩三百首新編》：「這詩寫景不黏著於實相，而從光影、聲響，與作者的感覺印象著以淡墨，有畫筆所不能到處，故境界空明澄澈，尤切秋晚空山新雨景象。」（頁 103）

¹⁸據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山居秋暝》而略加修改。

高步瀛（公元 1873 年-1940 年）《唐宋詩舉要》卷四：「隨意揮寫，得大自在。」

傅如一（公元 1943 年-）：「這首詩一個重要的藝術手法，是以自然美來表現詩人的人格美和理想中的社會之美。表面看來，這首詩只是用『賦』的方法模山範水，對景物作細致感人的刻劃，實際上通篇都是比興。詩人通過對山水中描繪寄慨言志，含蘊豐富，耐人尋味。」（見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等：《名家鑑賞唐詩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4 年，頁 155。）

六、附錄

招祥麒〈遊美國猶他州錫安國家公園即興用王維山居秋暝韻〉：「巖巒奇險絕，峽谷萬千秋。澄宇連雲靜。碧溪映瀑流。群生尋逆旅，百載寄歸舟。幽徑青松獨，丹山我欲留。」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¹⁹

王維〈使至塞上〉：「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²⁰

¹⁹ 這首詩是王維十七歲時所作。他當時獨自一人漂泊在洛陽與長安之間，他是蒲州（今山西永濟）人，蒲州在華山東面，所以稱故鄉的兄弟為山東兄弟。

²⁰ 王維於開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奉命赴邊疆慰問將士途中所做的一首紀行詩，記述出使途中所見所感。

一、作者簡介

李白（公元 701 年-762），字太白。其籍貫異說紛紜，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其出生地尚無定論，主要有生於蜀和生於西域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市）二說。家世不詳，據李白自言及相關材料，其九世祖先為涼武昭王（李暠，公元 351 年-417 年）之後，其先於隋末流寓西域，至其父李客（生卒年不詳，據《舊唐書》記載，曾為任城尉）才「逃歸於蜀」（李陽冰〈草堂集序〉），四歲的李白亦隨之遷居劍南道綿州昌隆縣青蓮鄉（今四川省江油市）。

李白少穎慧，有逸才，十歲通詩書。喜任俠，輕財重施。或訪道四方，以鍊丹求仙為事。天寶（公元 742 年-756 年）初，入會稽，與道士吳筠（公元？年-778 年）友善。筠被召入京，李白也隨著到了長安。賀知章（公元 659 年-744 年）讀了他的詩，歎為天上謫仙，薦之於玄宗，召為翰林供奉。二年餘，求放還山。

天寶十四載（公元 755 年），安祿山（公元 703 年-757 年）反唐，李白轉徙宿松（今安徽省西南部、長江北岸）、匡廬（即江西省廬山）間，永王璘（公元 719 年？-757 年）為江淮兵馬都督，辟為府僚。璘敗，白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還。代宗（李豫，公元 726 年-779 年）寶應元年（公元 762 年），病死在當塗，年六十二。

李白意氣豪邁，好酒任俠，其詩壯浪雄麗，擺落一切。凡神仙游俠奇山異水名酒美人，無不為其歌詠之材料。沈德潛（公元 1673 年-1769 年）稱其「落想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舒卷，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故杜甫（公元 712 年-770 年）亦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之句。世稱「詩仙」。²¹

李白流傳下來的詩九百餘首。其族叔李陽冰（生卒年不詳）為李白遺作編成《草堂集》十卷，序云：「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傳者，皆得之他人焉。」清人王琦（乾隆時人，生卒年不詳）窮半生之力，在前人收集和注釋李白詩的成果上，輯成《李太白集輯注》三十六卷，最受研究者重視。

22

²¹招祥麒〈題李太白〉：「飛揚跋扈謫仙人。玉山自倒態絕倫。平生四海為胸臆。沈吟俯仰筆底真。五七言絕體高妙。古風樂府尤稱神。桃花潭畔踏歌處。會有出水芙蓉新。金陵酒。峨眉月。天姥峰頭。梁王宮闕。杖劍走馬如閒雲。一生貴賤何飄忽。恩承帝主親調羹。翰林供奉驚一鳴。酒醉恐言溫室樹。白首肯著太玄經。可憐淪作永王客。夜郎萬里愁遷謫。是非留得後人爭。千秋長養詩魂魄。」

²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琦字琢崖，錢塘人。注李詩者，自楊齊賢、蕭士贇後，明林兆珂有《李詩鈔述注》十六卷，簡陋殊甚。胡震亨駁正舊注，作《李詩通》二十一卷。琦以其尚多漏略，乃重為編次箋釋，定為此本。其詩參合諸本，益以逸篇，釐為三十卷，以合曾鞏序所言之數。別

二、背景資料

〈月下獨酌〉四首，宋本題下注「長安」。《太平廣記》卷二〇一引《本事詩》云：「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召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即〈月下獨酌〉第二首。」根據上引材料判斷，本詩是李白在天寶三載（公元 744 年）供奉翰林時，受到小人的毀謗，心情苦悶，寫下四首〈月下獨酌〉的第一首，屬五言古詩。²³

三、文本探究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²⁴

月既不解²⁵飲，影徒隨我身。²⁶

暫伴月將²⁷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²⁸，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以序、志、碑、傳、贈答、題咏、詩文、評語、年譜、外紀為附錄六卷。而繆氏所謂《考異》一卷，散入文句之下，不另列焉。其注欲補三家（楊、蕭、胡）之遺闕，故采摭頗富，不免微傷於蕪雜，然捃拾殘剩，時亦寸有所長。自宋以來，注杜者林立，而注李詩者寥寥僅二三本。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證。是固物少見珍之義也。」

²³附其餘三首。「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三月咸陽時，千花畫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²⁴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李家瑞（公元 1765 年-1845 年）《停雲閣詩話》：「李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東坡喜其句之工，屢用之。予讀《南史·沈慶之傳》，慶之謂人曰：『我每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李詩殆本此。然慶之不及李詩之妙耳。」

²⁵不解：不懂。

²⁶《莊子·漁父》：「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²⁷將：和，偕。

²⁸我歌月徘徊：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永結無情遊²⁹，相期邈雲漢³⁰。

四、賞析與延伸

此詩主旨是李白透過自己邀月亮和身影共飲的描寫，表達他心中孤獨之感，以及對月和酒的喜愛。就內容而言，全詩可分成五個部分：首二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為第一部分，點出李白獨酌的處境，無人伴飲。接二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為第二部分，寫李白忽發奇想，邀月亮和身影共飲，以消孤悶。次二句「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為第三部分，雖有月和影相伴，但月畢竟不解飲酒，影畢竟只懂隨身而動，故情感又復歸孤獨。「暫伴月將影」至「醉後各分散」為第四個部分，月、影雖不解飲，但暫時與之一同行樂，以不負春日良辰；「我歌月徘徊」，於是李白高歌，月亮也好像聽到歌聲而在身邊徘徊；「我舞影零亂」，他又忽然興起，跳起舞來，身影因而變得散亂。未醉時是「醒時同交歡」，與月、影共樂，已醉後則是「醉後各分散」。此部分前面寫與月、影共歌共舞之歡愉，「醉後各分散」一句又復歸與月和影分離而依然孤獨之悲情。緊接着最後兩句「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是第五部分，作者筆鋒又一轉，雖然醉後與月、影分離，但卻可以相約在遙遠的銀河上共續無情之遊，也就是月不解飲、影徒隨身，而前者但隨李白歌而徘徊，後者但隨李白舞而散亂之無情共遊。見出李白善於自我紓解、不為現實所阻的積極精神。五個部分，是以悲己之獨、喜成三人、悲月之不解飲、喜月影隨歌伴舞而又轉入悲、終以喜結的情感布置，構成全篇，這悲、喜、悲、喜而悲、喜的情感轉折，都圍繞着题目的「獨」字來寫，但讀者又能感覺到李白不為此「獨」所囿，而能歸於釋然。

李利、許可、雪崖：〈飛鴻有響音——談李白《月下獨酌》詩境的超越美〉一文指出：「詩人運用超越具像形象的創作表現孤獨這一主題，不是直舒胸臆，而是「餘味曲包」，其內涵至少有以下幾層意蘊：（1）月夜獨酌，借酒消愁是孤獨。（2）舉杯邀月，月生人影，『對影成三人』實際還是孤獨的一個人，孤獨到與月、影為伴，足見孤獨之甚。（3）夜深人靜更顯孤獨，又不甘心孤獨，於是自歌自舞，對月當歌，把酒邀月，與影對舞，以聲音動作營造熱烈氣氛，襯托之下更顯孤獨。（4）明知明月不能伴飲，人影徒隨自身，可是即便是這樣還不能夠長久，還要在『同交歡』之後『各分散』，剩下的還是只有孤獨。（5）生怕幻夢消失，於是把酒問月，與影相約，期待著去雲漢做無情閑遊。心裡明明知道是無望的期待還要去期待，等待的必然還是永遠的孤獨。」³¹其分析細緻，頗足參考。

²⁹無情遊：無情，一指忘情之交遊；一指月、影等沒有知覺情感的事物。李白與之交遊，故稱無情遊。

³⁰相期：相約；邈：遙遠；雲漢：天河。

³¹李利、許可、雪崖：〈飛鴻有響音——談李白《月下獨酌》詩境的超越美〉，《瀋陽大學學報》，

除了孤獨之外，此詩也流露了李白對酒和月的一貫鍾愛，如陳習傑在《李白〈月下獨酌〉賞析》一文中所言：「酒與月，是李白一生須臾不曾離開的最忠實伴侶，是李白於精神世界中永遠的知己，也是李白詩歌中頻繁光顧的常客，無論他走到哪裏，身處何方，總會留下有關美酒與明月的酣暢淋漓之作：『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通過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李白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既不乏浪漫又帶有些許悲涼的境界。而把這酒月情結發揮到極致的，就是這首〈月下獨酌〉了。」³²酒和月在李白處於孤獨心境時，其作為知己好友的角色尤其重要。

以上所談是內容，從藝術技巧的層面，此詩值得欣賞的地方亦甚多，茲從五個方面析述之：

其一是構思精奇，這在上面內容部分已見一二。清人孫洙（公元 1711-1778）《唐詩三百首》云：「月下獨酌，詩偏幻出三人。月影伴說，反覆推勘，愈形其獨。」可見李白不僅在孤獨時構想出月和身影作伴是精妙之思，而且反覆推進，將孤獨心情寫得淋漓盡致。傅庚生（公元 1910 年-1984 年）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中亦評道：「月徘徊，如聽歌；影零亂，如伴舞，醒時雖同歡，醉後各分散，聚散似無情，情淡得永結。一步一轉，愈轉愈奇，雖奇而不離其宗。」謂此詩寫月聽歌、影伴舞、醒同歡、醉分散，意思愈轉愈奇，但雖奇而不離寫「孤獨」之宗旨。

其二，意轉而韻不轉。詩中共用兩韻，前八句押平聲真韻，後六句押去聲翰韻。一般詩人在「行樂須及春」一句會開始轉韻，所謂韻隨意轉，因為這已是寫到與月、影共樂；但李白不是這樣，他在此句仍用真韻，在「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才轉翰韻，形成了意轉而韻未轉的狀況。但是，此安排甚妙，因為「我歌」二句開始才是唱歌、舞劍的高潮，故用仄韻極寫其樂，突顯其與前面八句的思想掙扎不同，最末二句寫永結無情之遊，本是全篇總結，理應再轉另一韻，然而李白卻仍用翰韻，以承行樂後之分散而寫自己的冀願，形成嶺斷雲連之勢，看似不連貫，而意實貫之，是更巧妙的用韻安排。約言之，此詩表面上是意轉而韻不轉，實際上又是配合情感而作聚焦安排，所以更妙於一般韻隨意轉的用韻法。

其三，層遞寫景的構圖美。此詩首二句描寫一個人在花間獨飲，形象鮮明，這是第一個層次；「舉杯」二句寫主人翁李白邀月、對影，構成一幅有人手持酒杯，向月作邀，並對着身影自說自話的邀飲圖，這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我歌」二句，寫李白與月徘徊，與影共舞，遂成三人同樂圖。這三幅圖與孤獨情感的變化相配合，亦可謂情景交融。

1999 年第 1 期，頁 84-85。

³²陳習傑：〈李白《月下獨酌》賞析〉，《文學教育》，2011 年 4 月，頁 97。

其四，語言淺近如話，但又不乏精煉的字詞。全詩幾乎沒有艱深字，語言近於口語。沈德潛（公元 1673 年-1769 年）《唐詩別裁》云：「脫口而出，純乎天籟。」如「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等，一氣呵成，不必注解。而且「月」、「影」、「我」三字多有重複而不覺其重複，反覺其率真如話，但卻充滿感情，意境高遠。雖然用字淺白，但其中又不乏經過細意推敲的字詞，如「暫」字甚妙，因為李白深明暫時邀影邀月共樂，也只是暫時的解脫，但就是因為短暫，卻更見這暫得的歌、舞、飲之樂之可貴，可見這是錘鍊過後的詩眼，卻用得毫不經意。再如「無情」一詞，與「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相呼應，蓋月不懂飲酒，影也不懂飲酒而只能隨身而動，這就是不諳人事，就是無情，然而這無情只月和影，我卻有情，故在我看來，月能因我之歌而徘徊、影能因我之舞而零亂，這他者的無情，卻因我而變得有情，是以才邀月和影再次共遊，此無情實是有情，正是「多情卻似總無情」。

其五，修辭豐富。全詩用了多種修辭手法，首先是擬人，全詩在「對影成三人」後基本上全以擬人寫成，將月亮、身影人格化，說月「不解飲」、聽歌而「徘徊」，說影「隨我身」、共舞而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及「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諸句把月和影寫得有感情、有生命。其次是對比，如「獨酌無相親」與「對影成三人」是孤獨與熱鬧的對比，「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是喜與悲、合與離的對比。還有對偶，如「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使詩歌更具對稱美。³³

林東海評說：「這首詩以樂寫愁，以鬧寫寂，以物為友，以群寫獨，把帶有稚氣的童話構思與非常老練的反襯手法結合在一起，在藝術上獲得巨大的成功，因而成為古今傳誦的佳作。」³⁴

五、彙評

《唐宋詩醇》：「千古奇趣，從眼前得之。爾時情景雖復潦倒，終不勝其曠達。陶潛云：『揮杯勸孤影』，白意本此。」

沈德潛《唐詩別裁》：「脫口而出，純乎天籟。此種詩人不易學。」

孫洙《唐詩三百首》：「月下獨酌，詩偏幻出三人。月影伴說，反覆推勘，愈形其獨。」

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花間有酒，獨酌無親；雖則無親，邀月與影，乃如三人；雖如三人，月不解飲，影徒隨身；雖不解飲，聊可為伴，雖徒隨身，亦得相將，及時行樂，春光幾何？月徘徊，如聽歌，影零亂，如伴舞，醒

³³據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月下獨酌》而略加修改。

³⁴見裴斐主編：《李白詩歌賞析集》，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頁63。

時雖同歡，醉後各分散；聚散似無情，情深得永結，雲漢邈相期，相親慰獨酌。此詩一步一轉，愈轉愈奇，雖奇而不離其宗；青蓮奇才，故能爾爾，恐未必苦修能接耳。」

六、附錄

招祥麒〈乙未元日倫敦華埠 China Exchange 開幕，英皇儲伉儷主持儀式，中國駐英大使伉儷及眾多華商名人到賀。賦詩記一時之盛，用李白《月下獨酌》韻：〉：「珍此元正日，天涯共親親。獅舞鼓雷動，華街聚萬人。簇擁儲君來，盡是綺羅身。嘉禮宜接古，拱手賀芳春。廈屋倡交流，豪想安世亂。情義一脈在，人生有聚散。不惜同歡樂，相對亦河漢。」

李白〈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遶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³⁵

李白〈戰城南〉：「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³⁶

³⁵ 李白此詩約作于唐玄宗天寶三載（公元 744 年）游齊州之時。唐代遊俠之風頗為盛行，這是與全國經濟繁榮、城市商業興旺、西域交通發達的盛唐時代有關，特別是關隴一帶的風習「融胡漢為一體，文武不殊途」（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論稿》）更促成了當時少年喜劍術、尚任俠的風氣。

³⁶ 本詩當作於唐天寶（公元 742 年-756 年）年間。根據新舊唐書記載，天寶年間，唐玄宗輕動干戈，逞威邊遠，而又幾經失敗，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一宗宗嚴酷的事實，彙聚到詩人胸中，同他憂國憫民的情懷產生激烈的矛盾。他沉思，悲憤，內心的呼喊傾瀉而出，鑄成這一篇。

登樓

杜甫

一、作者簡介

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陽，後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青年時科舉不第，曾在長安困守十年。安史之亂中他和人民一起流亡，曾被安祿山軍俘至長安。逃出後任肅宗朝左拾遺，不久貶官華州。後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晚年在夔州旅居二年，五十七歲時出川，在岳陽一帶漂泊，最後病死在湘水上。

自來論詩者，對杜甫評價甚高。元稹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杜甫身經喪亂，尤多記事之作。《新唐書》稱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杜甫天才與學力並擅，性情真摯，才力雄厚，各體皆工，古體詩縱橫變化，波瀾宏闊。律詩亦復聲情頓挫，格律精嚴。晚年所作小詩，別饒風趣，開宋人絕句之先。他小李白十一歲，詩與李白齊名，後世尊為「詩聖」，著有《杜工部集》。

二、背景資料

登樓遠眺，睹物興懷，古今歷此境界，寫其心情者，不知多少。漢末王粲，傷亂離而悲不遇，遂賦〈登樓〉，歷來傳誦。

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杜甫還在成都。這一年朝廷發生了許多事，西邊有回紇登里可汗（公元？年-780年）歸國時部眾一路殺人搶劫；南邊有浙東袁晁（公元？年-763年）領導的二十萬農民起義被鎮壓；而直接威脅朝廷的是吐蕃掠取了河西隴右的全部土地，隨即入寇涇州，率領黨項、羌、氐、吐谷渾二十多萬部眾直逼長安。唐代宗毫無防備，逃奔陝州，六軍四散。吐蕃將長安搶掠一空，還重立新帝，改了年號，設立了百官。在當時幾乎等於第二次安史之亂。幸有郭子儀整頓軍隊，才將吐蕃趕出長安。唐代宗復歸其位。是年底，吐蕃又破松、維、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繼而再陷劍南、西山諸州。詩中「西山寇盜」，即指吐蕃。當時朝廷外有吐蕃之亂，內有宦官專權。程元振（公元？年-764年）作威作福，陷害有功將領。吐蕃入寇，因為他沒有及時進奏，才使代宗狼狽出逃。朝廷內外切齒痛恨，大臣上疏請斬其首，但代宗卻以為程元振保護有功，只削去官職，放還田里，後來因他私歸長安才判其流放。此詩寫於廣德二年（公元764年）

春，詩中所詠嘆的時事主要指代宗出逃和復位之事。

三、文本探究

花近高樓傷客心，³⁷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³⁸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³⁹

可憐後主還祠廟，⁴⁰日暮聊為梁甫吟。⁴¹

³⁷客，詩人自謂。陳師耀南（公元 1941 年-）《唐詩新賞》：「客何以見花而傷心？故鄉之花，想亦此時而發，『今日園中卉，閨中只獨看』，一也。就情感言，物我為一，『感時花濺淚』，二也。就理智言，物我為二。人世有滄桑，花卉自枯榮，不必問『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姜夔〈揚州慢〉），三也。」清人吳曾（約公元 1127 年-1160 年）《能改齋漫錄》謂杜此句：「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³⁸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錦江：岷江的支流。從四川郫縣流經成都城西南。玉壘：山名。四川有兩處玉壘山，一在理番縣東南新保關，一在灌縣西北。這裏指理番縣的玉壘山，是蜀中通往吐蕃的要道。

《九家集注杜詩》：「師（師尹）云：言錦江春色自天地以來，常如此；而玉壘浮雲則變態，古今不同。趙云：兩句可謂雄麗含蓄之句，乃傷時多難，而景物不移也。」

³⁹《九家集注杜詩》：「趙（趙彥才）云：北極者，北辰而衆星拱之，則朝廷之尊安如此。寇盜，指言吐蕃。蓋去年十月，吐蕃陷京師十五日，聞郭子儀軍至，衆驚潰；子儀復長安，則朝廷似乎改矣。而車駕已還，此其終不改也。而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成大震，則來相侵矣。故公告之以朝廷如北極終不改移爾。吐蕃特盜盜耳，無用相侵犯也。以此相應頷聯兩句見登樓時望全蜀氣象如此。」黃希原本，黃鶴補注：《補注杜詩》：「洙（王洙）曰：時崔旰起兵於西山。師曰：此二句諷崔旰反，成都不能為朝廷之害。」

⁴⁰後主：蜀漢的劉禪（公元 207 年-271 年，公元 223 年-263 年在位）。據《能改齋漫錄》：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祠。後主雖庸，但對武侯全心信賴，故得撐持，武侯既逝，不久亡國，後人仍有祠廟祀之。後來蔣堂在蜀為帥，認為劉禪不能保全國土宗廟，才除去後主祠。

⁴¹《九家集注杜詩》：「趙云：按《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所載如此而已，代宗竟謁陵廟與否？無所考也。……諸葛作〈梁甫吟〉，意在譏罪晏子之為相，今公以諸葛自處，而為其吟，所以罪元載乎？〈梁甫吟〉之詞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拂南山，文能約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補注杜詩》：「鶴曰：公正以代宗還京，而李光弼死，故以比後主之失孔明也。」

《晏子春秋》卷二《內篇·諫下第二·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特，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從君濟於河，鼃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也，冶……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

四、賞析與延伸

此詩借登樓所見，感慨時事，是一首後世傳誦的名作。

題為登樓，而登樓所見，遠遠超出視野之外：花近高樓使人傷心，是因為春光再度，而詩人依然客居在外。在天下多難之際登臨此樓。心情不言而喻。開頭兩句起勢極其高遠。首句雖是眼前之景，但次句以「萬方」作為登臨的背景，立即拓出遠勢，將整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都拉到了眼前。有此起勢，下面才能展開更加壯闊的境界：錦江的春色鋪天蓋地而來，玉壘山的浮雲自古至今不斷變化。這兩句以江水和山雲、天地和古今相對，囊括時空，筆力雄壯，不但以「俯視宏闊、氣籠宇宙」（王嗣奭（公元 1566 年-1648 年）《杜臆》）的氣象為後人激賞，而且蘊含着深刻的寓意：天地春來，與「花近高樓」照應，是亙古常新的江山；古今浮雲，與「萬方多難」照應，是變化不斷的時事。玉壘山在蜀中和吐蕃的交通要道上，浮雲飄游不定，是寫實景，也是象徵捉摸不定的時勢變化。就當時而言，剛收復長安，吐蕃又新陷三州。就長遠來看，從初唐以來，唐與吐蕃以及周邊民族的關係也一直處於反覆不定的狀況。但是詩人沒有因此失去春色常在的信心。因此下面再以「北極朝廷」和「西山寇盜」作一層人事的對比：最近的勝利說明儘管吐蕃不斷相侵，朝廷如北極星永遠不會移動，春色照常會降臨人間，其實又隱含着對今後局勢的深憂。以上六句，一、三、五句就朝廷春色而言，意脈相連；二、四、六句就寇盜侵擾而言，互相生發；利用七律的嚴格對仗形成同一意思的三層對比，而這三層的藝術表現分別採用興、比、賦三種手法，詩人登樓是興起傷感之情、登樓所見是景中寓比、聯繫時勢是直陳其事。這就使縱向的兩排對仗又形成橫向的層次變化。

結尾從遠觀收束到眼前：後主的祠廟就在武侯祠近旁，應是登樓所見。「還祠廟」一句費解。有的注家解為可憐後主還有祠廟，這樣講，潛台詞就是代宗連後主還不如。不但「還」的字意與「祠廟」的配合不符合古詩句法，意思也與前面「北極朝廷」句矛盾。或認為「還」應作「回還」解，劉禪死於洛陽，而且樂不思蜀，但他的祠廟卻在蜀中。這裏是因見後主祠而感歎劉禪亡國的下場，並由此想到蜀亡就是因為諸葛亮已死。如果聯繫現實來看，固然有批評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如劉禪信任宦官黃皓之意，但恐怕更多地還是哀歎現在已經沒有諸葛亮這樣的人物。〈梁父吟〉是諸葛亮躬耕南陽時所吟。詩人日暮時吟起這首詩，一方面是懷念孔明，另一方面也有希望朝廷能起用賢才之意。作於此前不久的〈傷春〉說：「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就是批評代宗不肯除掉亂政的程元振，不能起用隱藏在民間的賢人。可以與本詩互相參照，但此詩寫得更為含蓄。⁴²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之言，而誇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⁴²據教育局《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登樓》而略加修改。

全詩感時撫事，融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語壯境闊，寄寓深遠，予人以深重的沉鬱頓挫的感受。

五、彙評

仇兆鼇（公元 1638 年-1717 年）《杜詩詳註》：「王嗣奭曰：『首聯寫登臨所見，意極憤懣，而詞猶未露，此詩家急來緩受之法。錦江玉壘二句，俯視弘濶，氣籠宇宙，人競賞之，而佳不在是止，作過脈語耳。北極朝廷如錦江春色萬古常新，而西山寇盜如玉壘浮雲倏起倏滅，結語忽入後主，深思多難之故，無從發洩而借後主以洩之；又及梁甫吟傷當國無諸葛也，而自傷不用亦在其中。不然登樓對花，何反作傷心之歎哉？』朱瀚曰：『俯視江流，仰觀山色，矯首而北，矯首而西，切登樓情事，又矯首以望荒祠，因念及卧龍一段，忠勤有功於後主，傷今無是人，以致三朝鼎沸，寇盜頻仍，遂傍徨徙倚，至於日暮，猶為梁父吟，而不忍下樓，其自負亦可見矣。』……葉夢得《石林詩話》：『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量，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賀裴晉公破蔡州回〉詩：「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浦起龍（公元 1679 年-1762 年？）《讀杜心解》卷四：「聲宏勢闊，自然傑作。」

沈德潛《唐詩別裁》卷十三：「氣象雄偉，籠蓋宇宙，此杜詩之最上者。」

方回（公元 1227 年-1307 年）《瀛奎律髓》卷一，紀昀（公元 1724 年-1805 年）批點：「何等氣象，何等寄托！此種詩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影常新。」

陳師耀南《唐詩新賞》：「發端悲壯沉鬱，繼之以氣象博大，悲天憫人之句，中間兩聯對偶精工而情文兼茂，收結感慨深遠，向推名作。」

六、附錄

招祥麒〈謁北京文丞相祠用杜甫登樓韻〉：「雖死猶存集義心，斯仁祠廟我初臨。北風凝冷長思往，東日微明暫惜今。宋祚已移終難復，元戎相逼豈能侵？劇愁青史無人鑑，一念詩魂不住吟。」又〈祠中有孤樹〉：「祠中有孤樹。佝僂訝來客。葉落剩杈枒，軀幹憐瘦脊。風霜八百年，或言丞相植。丞相居三年，凜然抵橫逆。大宋已云亡，求仁終所得。茲樹方稚弱，滋長詎無識？冥冥歲月間，亭亭指南默。正氣本浩然，陰陽不能賊。生命有所歸，獨存千秋魄。見樹如見人，邈然五內熱。」

杜甫〈兵車行〉：「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⁴³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⁴⁴

⁴³ 歷代注家多認為此詩因哥舒翰（公元？年-757年）用兵吐蕃而作。宋代黃鶴（生卒年不詳）和清代錢謙益（公元1582年-1664年）則認為是因天寶十載（751）唐玄宗的外戚楊國忠（公元700年-756年）令鮮于仲通（公元693年-755年）征南詔事而作，因為《資治通鑑》裏關於這次徵兵的記載與〈兵車行〉開頭的描寫很相似。詩歌當作於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前後，其時戰爭頻仍，抽丁拉夫之事常有。詩中揭露黷武戰爭帶給人民和社會的巨大災難。題目不用〈從軍行〉等樂府舊題，而自創新題，句法長短參差，三、五、七言雜用，揮灑自如，氣勢充盈流蕩。

⁴⁴ 本詩作於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天，時杜甫52歲。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冬，唐軍在洛陽附近的衡水贏得勝仗，收復了洛陽和鄭（今河南鄭州）、汴（今河南開封）等州，叛軍頭領薛嵩（公元？年-773年）、張忠志（公元718年-781年）等紛紛投降。翌年，史思明（公元703年-761年）的兒子史朝義（公元？年-763年）兵敗自縊，其部將田承嗣（公元705年-779年）、李懷仙（公元？年-768年）等相繼投降，至此，持續七年多的「安史之亂」宣告結束。

思考題舉隅

甲：〈山居秋暝〉

1. 〈山居秋暝〉中「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兩句，除了運用對偶手法外，還用了哪種修辭手法？
2. 〈山居秋暝〉是一首五言律詩，其中頷聯和頸聯的對仗非常工整，試分別寫出來，並稍加說明。

乙：〈月下獨酌〉（其一）

1. 〈月下獨酌〉（其一）前四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既言「獨」，又言「三人」，前後是否出現矛盾？
2. 〈月下獨酌〉（其一）一詩出現「月」和「影」各四次，你覺得是否太重複累贅？何以見得？
3. 古體詩的用韻比較近體詩自由，可以一韻到底，也可中途轉韻。〈月下獨酌〉（其一）屬於哪一種？試找出詩中所有韻腳出來。

丙：〈登樓〉

1. 〈登樓〉詩中「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兩句，既然「花近高樓」，詩人何以寫出「傷客心」？既是「萬方多難」，詩人何以「此登臨」？試加解釋。
2. 〈登樓〉一詩，杜甫抒發出怎樣的情感？
3. 七言律詩的用韻有一定的要求，試加說明。並找出〈登樓〉一詩的韻腳。

丁：綜合題

1. 〈山居秋暝〉、〈月下獨酌〉（其一）和〈登樓〉三詩都有一「春」字，試寫出是哪三句詩？三首詩是否都在春天寫成的？
2. 試解釋以下詩句中的粗體並畫有底線的字。

(1) 竹喧歸浣女

(2) 隨意春芳歇

(3) 暫伴月將影

(4) 相期邈雲漢

(5) 萬方多難此登臨

(6) 日暮聊為梁甫吟

3. 試把下列詩句譯成白話文。

(1) 天氣晚來秋

(2) 蓮動下漁舟

(3) 獨酌無相親

(4) 行樂須及春

(5) 錦江春色來天地

(6) 西山寇盜莫相侵

戊、寫作練習（字數由教師按學生的能力設定）

1. 古語有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遇到不如意事時，有些人選擇逃離現場，有此人選擇借酒排遣，有些人選擇迎難而上。假如你在某次考試遭遇挫敗，你會怎樣面對？試寫一篇文章，抒寫你接獲考試結果時的心情和往後的打算。

2. 我最欣賞的詩人

參考書目

專書

1. 仇兆鰲：《杜詩詳註》，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2. 方回選評，紀昀刊誤，諸偉奇、胡益民點校：《瀛奎律髓》，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3. 毛水清選析，陳光堅審訂：《俱懷逸興壯思飛：李白作品賞析》，臺北市：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4. 王從仁、葛傑：《王維孟浩然及其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 王琦：《李太白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6. 皮述民：《王維探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
7. 李辰冬：《杜甫作品繫年》，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年。
8. 沈德潛：《唐詩別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9. 郁賢皓：《李白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 孫洙：《唐詩三百首》，長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
11. 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12. 秦似：《萬里悲秋常作客：杜甫作品賞析》，臺北：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
13. 馬茂元、趙昌平：《唐詩三百首新編》，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14.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香港：文海書局，1970年。
15. 乾隆欽定、御選、御評，冉苒校點：《唐宋詩醇》，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1997年。
16. 張寶坤編：《名家解讀唐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 郭知達集注：《九家集注杜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8冊，1985年。
18. 陳伯海：《唐詩匯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19. 陳耀南：《唐詩新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20. 陳耀南：《陳耀南讀杜詩》，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
21. 陳鐵民：《王維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22. 陶文鵬：《王維詩歌賞析》，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23. 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 傅德岷、盧晉：《唐宋詩鑒賞辭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2005年。
25. 程雲青：《杜甫詩選講》，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62年。
26. 賀新輝：《唐詩精品鑑賞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27. 馮至編，浦江清、吳天五注：《杜甫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28. 詹鏌：《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
29. 詹鏌：《李白詩文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30. 裴斐、劉善良：《李白資料彙編》（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31. 裴斐主編：《李白詩歌賞析集》，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
32. 劉逸生主編；王福耀選注：《王維詩選》，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33. 劉寧：《王維孟浩然詩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4. 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等：《名家鑑賞唐詩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4年。
35. 閻奇、房日晰、安旗、薛天緯：《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中下》，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36. 霍松林、霍有明：《唐詩精品》，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年。
37.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論文

1. 毛海英：〈淺析《山居秋暝》中的禪意及其生成〉，《讀與寫雜誌》，第10卷第10期，2013年10月，頁77。
2. 吳從倫：〈那一杯唐朝的酒——李白《月下獨酌》教學手記〉，《中國校外教育》，中旬刊，頁57。
3. 李元洛：〈月光下的獨舞——李白《月下獨酌四首》（其一）新賞〉，《中學生閱讀（初中版）》，2013年12月，頁24-25。
4. 李文淵：〈寂寞的詩意書寫——李白《月下獨酌》賞讀〉，《內蒙古教育·理論版》，2015年8月，頁90。
5. 李利、許可、雪崖：〈飛鴻有響音——談李白《月下獨酌》詩境的超越美〉，《瀋陽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83-85。
6. 李炎：〈語壯境闊，寄慨遙深——杜甫《登樓》賞論〉，《咸陽師專學報（綜合雙月刊）》，第12卷，1997年第2期，頁29-33。
7. 李華珍：〈淺析《山居秋暝》的意境美〉，《學子·教育新理念》，2014年4月，頁41。
8. 杜延霞：〈《山居秋暝》教學設計〉，《現代語文（教學研究版）》，2006年11月，頁32-33。
9. 袁安琪：〈杜甫《登樓》詩尾聯的讀解〉，《寧波教育學院學報》，第13卷第5期，2011年10月，頁73-76。
10. 陳習傑：〈李白《月下獨酌》賞析〉，《文學教育》，2011年4月，頁97。
11. 陸思晴：〈以《山居秋暝》為例淺析優美風格〉，《美與時代》下，2015年4月，頁102-103。
12. 喬陽、邢那、湛瑩瑩：〈從隱色詞的運用本分析詩歌《山居秋暝》〉，《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2期，2014年5月，頁50-51。
13. 趙曰北：〈心是一朵無塵華花——讀王維《山居秋暝》〉，《中學時代》，2015年1月，頁25-27。
14. 韓大偉：〈知人論世，披文入情——杜甫《登樓》詩新探〉，《杜甫研究學刊》，2000年第二期，頁53-54。